

程毅中編

古體小說鈔

宋元卷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古體小說鈔: 宋元卷/程毅中編著. —北京: 中華書局, 1995.

ISBN 7-101-01142-X/I·187

- I. 古…
- II. 程…
- III. ①古典小說-中國-宋代-選集 ②古典小說-中國-元代-選集
- IV. I242.1

責任編輯: 顧青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怀柔橋中印刷廠印刷

850×1168毫米 1/32·23¹/4印張·500千字

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2500冊 定價: 31.00元

前言

中國小說的發展經過了漫長曲折的道路，題材不斷演變，體裁不斷更新，範圍不斷擴展，從漢代的「叢殘小語」到明清的長篇小說，有很多不同的體製和流派。簡略說來，古代小說也和詩歌一樣，可以分爲古體和近體兩大系統。古體小說大體上相當於文言小說，近體小說大體上相當於白話小說。但文言小說却不完全等於古體小說，如《三國演義》還是用淺近的文言文寫的，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裏也著錄了像《風月相思》、《蟬史》之類的文言作品。古體小說則限於志怪、傳奇及雜俎筆記，有人稱之爲舊小說。又可以分爲若干小類，如明人胡應麟曾把小說分爲志怪、傳奇、雜錄、叢談、辨訂、箴規六類，雖然還沒有把當時已經盛行的近體小說包括在內，然而包括了傳奇，而且把它列在第二位，就和傳統的目錄學家有所不同了。浦江清先生曾在《論小說》中指出：

他（胡應麟）把志怪傳奇卓然前列，與現代的看法相近。也許他原想把傳奇放在第一，因爲比較晚起而抑在第二的。這是說，在這一千六百年之中，雖然小說的定義大體上還沒有變動，但是因爲範圍擴大，新的東西佔據了重要的位置，而從前人所着重的東西退爲附庸了。這裏面就包含有觀念的演化。

到了編纂《四庫全書》時，小說家裏不列傳奇之目，又把胡應麟所說的叢談、辨訂、箴規之類的大部

分作品歸入了雜家，確有其合理的方面。《四庫全書》的小說家又分三個屬類，即雜事、異聞、瑣語。這三個分類法影響較大，至今還有不少書目都照此編列。《四庫全書》的總纂官紀昀還在別的地方發表了一番見解：

《聊齋志異》盛行一時，然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虞初以下，千寶以上，古書多佚矣。其可見完帙者：劉敬叔《異苑》，陶潛《續搜神記》，小說類也；《飛燕外傳》、《會真記》，傳記類也。《太平廣記》事以類聚，故可并收。今一書而兼二體，所未解也。（見咸彥時《姑妄聽之跋》）

紀昀所說的傳記，實際上指唐代開始興起的傳奇文。他認為傳奇不是小說，因此他主編的《四庫全書》裏不僅不收單篇的傳奇，就是像《聊齋志異》這樣的書，也因爲「一書而兼二體」而摒棄不錄的。其實唐人的一書而兼衆體的《酉陽雜俎》，不就收入了《四庫全書》的小說家嗎？不承認「用傳奇法而以志怪」（魯迅語）的作品爲小說，無非是紀昀的偏見而已。《四庫全書總目》在雜事之屬的小說書目後面特別加了一段說明：

案紀錄雜事之書，小說與雜史最易相淆。諸家著錄，亦往往牽混。今以述朝政軍國者入雜史，其參以里巷閒談詞章細故者則均隸此門。《世說新語》古俱著錄於小說，其明例矣。

館臣們舉了《世說新語》以見例，但是並沒能說清楚雜事小說與雜史的界限。《四庫全書》的雜史類以《國語》、《戰國策》爲代表，對紀實性的要求很高。可是收到了元人劉一清的《錢塘遺事》，却正是記里巷閒談詞章細故的了。《世說新語》是一種比較特殊的小說，魯迅把它和同類體製的書稱爲「志人」小

說，那是從志怪小說的名稱推衍而來的。如果以《世說新語》爲標準，那麼很大一部分雜事小說缺乏文采，記事而不善於記言，傳人而不善於傳神，恐怕不能統稱之爲志人小說，也許可以稱之爲志事小說。劉知幾的《史通》把《世說》列爲「瑣言」，而另外立了「逸事」一類。後人把這類書稱爲逸事或軼事小說，注意的是史傳所軼的事。

《四庫全書》所收三個屬類的小說，後人又統稱之爲筆記小說。筆記這個名稱，本指散文的一體。劉勰《文心雕龍·才略》說：「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實際上路、楊二人是長于章奏的。最早以筆記命名的書是宋祁的《筆記》（後人稱之爲《宋景文公筆記》），在《四庫全書》裏列在雜家。近代人常用筆記小說來統稱除了單篇傳奇之外的古體小說，這還是承襲了漢代人「叢殘小語」的小說觀。它包羅的範圍太廣，幾乎把筆記和小說混而爲一了。如民國初年王均卿主編的《筆記小說大觀》有五百冊之多，不僅今天我們看來不全是小說，其中有不少書在《四庫全書》裏也是不屬小說家類的。最近台灣有一家公上新編的一部《筆記小說大觀》，竟把《韓詩外傳》、《獨斷》以至《曲海總目提要》等書也收錄在內，那更是泛濫無邊了。筆記本來不全是小說，何況有些書連筆記也不是呢。把筆記和小說等量齊觀，只能把小說的概念搞得更亂。總的說來，中國古代小說的外延越來越廣，不但宋元以後「小說」由說話家數之一擴展爲一切近體小說的通稱，而且古體小說的範圍也在擴展。正如魯迅所說：「但看中國進化的情形，却有兩種特別的現象：一種是新的東西來了好久之後而舊的又回復過來，即是反覆；一種是新的來了好久之後而舊的並不廢去，即是羈雜。」（《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一般說文體的變革不可能一蹴

而就，小說的新體裁來了之後而舊體裁還會繼續存在一個時期。直到清末民初，古體小說與近體小說還在並駕齊驅，也不足爲怪。與之相應的，筆記小說這一名稱也漫無邊際地被用於一切雜著瑣記。我們今天要研究古代小說，首先就會遇到正名的問題。

宋代之前的小說，可以拿《太平廣記》作爲範例。《太平廣記》是古代小說的淵藪，雖然其中收入了不少應屬史部或子部其它家數的作品，但大多數是具有故事性的敘事文學。魯迅先生說：「我以爲《太平廣記》的好處有二，一是從六朝到宋初的小說幾乎全收在內，倘若大略的研究，即可以不必別買許多書。二是精怪，鬼神，和尚，道士，一類一類的分得很清楚，聚得很多，可以使我們看到厭而又厭，對於現在談狐鬼的《太平廣記》的子孫，再沒有拜讀的勇氣。」（《破唐人說薈》）浦江清先生也說：「元明以後，筆記小說雖依舊盛行，出來了不少著作，但體製和門類再不能超出宋以前所有。依據現代的觀點，唐人傳奇已經到了文言小說的最高峰，九七八年《太平廣記》的結集，可以作爲小說史上的分水嶺，此後是白話小說浸灌而成長江大河的局面。」（《論小說》）

他們的論述都對《太平廣記》一書作了充分的估價，同時又對中國小說史作了一個劃分階段的總結。然而《太平廣記》之後還有一些不無可取的古體小說，例如魯迅也曾選錄的宋人傳奇，直到清代，還出現了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更如奇峰突起，令人耳目一新，從而又興起了清代擬古派小說的一個小高潮。在此之前，如五代（或宋初）人的《燈下閒談》，劉斧編的《青瑣高議》，李獻民編的《雲齋廣錄》，洪邁的《夷堅志》，瞿佑的《剪燈新話》等，也各具特色，盛行一時。宋代以後古體小說和近體小說齊頭

並進，長期並行不廢，這是歷史的存在，我們也不能不給予應有的歷史地位，跟其他文化遺產一樣進行清理和研究。現在視小說爲「小道」的人已經不多了，但是像紀昀那種歧視古體小說中「才子之筆」的偏見却還不無影響，因此需要在這裏作一點必要的說明。

明人胡應麟對古體小說的研究非常精細，有不少很卓越的見解。他曾說：「余嘗欲取宋太平興國後及遼金元氏以迄於明，凡小說中涉怪者，分門析類，續成《廣記》之書，殆亦五百餘卷。」（《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六）可惜這部書並未編成。胡應麟之後，晚明以至清末的志怪小說還是日出不窮，彙集起來恐怕將在千卷以上，讀者更不免會「再沒有拜讀的勇氣」了。因此我們想繼胡應麟的未竟之業，編一部古體小說的選本，時間還是上起宋初，下限則延至清末。因爲全唐小說已經有不止一位同志在從事編纂，而宋以後的古體小說則數量太大，佳作的確不多，總集的編纂似可緩議。本書的取材不限於志怪。爲了不致使讀者「看到厭而又厭」，只選錄各個時期各種類型的代表作，力求精而不隘，廣而不濫，希望讀者嘗鼎一臠，還留有繼續讀下去的餘勇。

中國的古體小說，難于劃定明確的界限，已如上述。本書的編選考慮到中國小說的發展進程，試圖與現代的小說觀念相溝通，注重小說的藝術成就，以略具故事情節的作品爲主。選錄的範圍包括傳奇、志怪及部分志人的作品。當然，我們也不能不顧及中國小說的歷史傳統，適當收錄一些《四庫全書》所謂雜事小說中多少具有故事性的篇章，而且還選錄了一部分雜家類和雜史類筆記中的異聞雜說。我們無法爲古體小說的領域劃定界綫，有些書裏包含着小說體的作品，但全書本身却不一定是小

說。中國古代小說向來是崇尚紀實的，有不少是紀實性的野史雜記，往往自我標榜爲「聞之審，傳之的」（張邦基《墨莊漫錄跋》）。即使是志怪小說，也都要交代來源，說是某人的親見親聞，像干寶那樣作爲「鬼之董狐」，以「明神道之不誣」。但志怪故事一望而知其出于虛構或訛傳，不妨一概視之爲小說，所以胡應麟只打算搜集志怪述異的作品。至于記載現實人間故事的，就很難判斷它是否事實。即使用史書來進行考證，也不一定能得出結論。有時野史倒可以糾正正史的錯誤，如魯迅先生所說：「野史和雜說自然也免不了有訛傳，挾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較分明，因爲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樣地裝腔作勢。」（《華蓋集·這個與那個》）有些作品算志人小說還是野史雜說，主要拿藝術性來衡量。清人毛際可在《今世說序》中說：

昔人謂讀《晉書》如拙工繪圖，塗飾體貌，而殷、劉、王、謝之風韻情致，皆於《世說》中呼之欲出。蓋筆墨靈雋，得其神似，所謂頰上三毛者也。

他對《世說新語》和史書的區別，似乎比《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講得更爲恰當一些。在寫實的基礎上加以描摹，做到形似而兼神似，應該說是志人小說的特徵。古代雜說筆記裏往往記載了大量神怪狐鬼的故事，包括記載了不少科技史料的《夢溪筆談》也不免設有「神奇」、「異事」等門類，更不必說那些本以小說自居的書了。這類異聞在當時也是作爲史實記載下來的。如洪邁《夷堅乙志序》所說：「若予是書，遠不過一甲子，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據依者。」其中迷信荒誕的成分自然顯而易見，無須一一指出。但作爲小說來看，即使志怪小說也有反映了生活側影和透露了思想閃光的。

古體小說的題材，的確有很多陳陳相因，舊調重彈的，猶如曹雪芹批評才子佳人小說的「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弊病；但也有不少作家能够推陳出新、奪胎換骨，在傳統的題材中別出新意的，如蒲松齡就是一個能手。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古體小說的作者都是文人，有的還是紀昀所說的「才子」。他們文化修養較高，在文字水平上比坊刻本的才子佳人及公案、神怪之類小說的作家還高明得多。我們正不必只以不够通俗而不承認其爲小說。從總體上說，我們注重作品的文學價值，力求能發掘一些在藝術思想上有一定特色者。但高水平的作品不多，只能寬嚴相濟，兼收衆體，試圖編成一部古小說的繁簡比較適中的選本，以取代吳曾祺的《舊小說》，同時也希望能爲中國小說史的初學者提供一部分簡便易得而稍足憑信的資料。因此對每部或每篇作品作了一個簡要的題解，必要時在篇後附加按語，說明其故事源流及影響，或附錄相關資料，以便參考。古代小說由于歷來得不到學者的重視，或則作者姓名湮沒不彰，或則卷帙散佚不全，或則書名真僞莫辨。我們就見聞所及，作了一些考證和校訂的工作，挂漏自在所不免。

我曾編過一本《古小說簡目》，限于個人的能力，只編到了五代。有些朋友鼓勵我續編宋以下的書目。我考慮到，如果按諸家書目著錄于小說類的書名來編，那麼袁行霈、侯忠義二位的《中國文言小說書目》已經珠玉在前了。如果按現存作品的内容來考察，那麼哪些書應該算小說還大可研究，已經亡佚的書更難以窺測。現在邀集幾位同好，共同編纂一部《古體小說鈔》，也含有以選存目的意圖。收錄的上限從宋代開始，就因爲宋以前的有《太平廣記》可以利用。我們選錄的面不像《太平廣記》那麼

廣，也不分門類，重要的小說書都選一些較有特色的作品以示例，此外還收了一部分小說化的傳記、筆記。這個選目，也許可以作為宋以後古體小說的一個參考書目來使用。至於每一種書的版本，不可能逐本比較，只能就曾經目驗的版本加以選錄。關於版本的情況，參見書後的引用書目。

本書編纂中的疏失肯定不少，包括選錄的不當和校勘、標點、考訂中的遺誤，統希讀者指正。

程毅中

一九八八年十月

目錄

燈下閒談(佚名).....	(一)	泰和蘇揆父鬼靈.....	(三三)
榕樹精靈.....	(一)	田太尉候神仙夜降.....	(三四)
桃花障子.....	(三)	白萬州遇劍客.....	(三六)
鯉魚變女.....	(五)	水中照見王者服冕.....	(三八)
松作人語.....	(六)	江淮異人錄(吳淑).....	(四一)
神仙雪冤.....	(七)	耿先生.....	(四一)
湘妃神會.....	(八)	潘康.....	(四三)
行者雪怨.....	(二)	張訓妻.....	(四三)
夢與神交.....	(二)	洪州書生.....	(四四)
綠珠傳(樂史).....	(四)	祕閣閒談(吳淑).....	(四六)
楊太真外傳(樂史).....	(二八)	柏閣行者.....	(四六)
洛陽縉紳舊聞記(張齊賢).....	(三)	吳淑丹陽.....	(四七)
少師佯狂.....	(三)	丘旭定分.....	(四七)

毛仙述配	(四八)	廁神	(五七)
方丈山麻姑	(四八)	該聞錄(李旼)	(五八)
紙薦詩	(四九)	知縣生日	(五八)
青磁碗	(四九)	琴僧江湖	(五九)
獄吏	(四九)	李旼見塔	(五九)
洛中紀異(秦再思)	(五〇)	王崑詩識	(六〇)
歸皓溺水	(五〇)	鄭珏吉凶	(六〇)
殺狐之兆	(五一)	乘異記(張君房)	(六一)
毋公印書	(五一)	李煜爲師子國王	(六二)
金玉二象	(五二)	秦婦罰爲牝羊	(六三)
顏魯公屍解	(五三)	桐葉題詩	(六三)
碧落碑	(五三)	緡紳陸說(張君房)	(六五)
葆光錄(陳纂)	(五五)	雨中望蓬萊詩	(六五)
長安儒者	(五五)	楚小波	(六五)
廣見大師	(五六)	淳化看蛇	(六六)
母雞鬪虎	(五六)	戴昭領錢	(六七)

辟支佛記		(六七)	張生		(八六)
靈夢志		(六八)	楊文公談苑(宋庠)		(八八)
麗情集(張君房)		(七〇)	呂先生		(八八)
燕子樓		(七〇)	党太尉		(八九)
薛瓊瓊		(七二)	愛愛歌序(蘇舜欽)		(九一)
洞微志(錢易)		(七四)	茅亭客話(黃休復)		(九四)
勃賀		(七四)	淘沙子		(九四)
盧絳夢曲		(七五)	李聾僧		(九六)
錢公自述		(七五)	勾生		(九六)
劉景直		(七六)	黎海陽		(九七)
妙香		(七六)	金相輪		(九八)
越娘記(錢易)		(七八)	景山人		(九九)
友會談叢(上官融)		(八三)	祖異志(聶田)		(一〇〇)
柳開		(八三)	人魚		(一〇〇)
丐者		(八四)	夢中見父		(一〇一)
朱生		(八五)	夢擒虎		(一〇一)

括異志(張師正).....	(一〇三)	玉壺清話(釋文瑩).....	(一一)
大名監婦.....	(一〇三)	陶穀.....	(一一)
王廷評.....	(一〇八)	任社娘傳(沈遠).....	(一一三)
韓宗緒.....	(一〇九)	夢溪筆談(沈括).....	(一一七)
李氏婢.....	(一一〇)	定遠弓手.....	(一二七)
高舜臣.....	(一一〇)	陳述古.....	(一二八)
鄭前.....	(一一一)	彭蠡小龍.....	(一二八)
鍾離發運.....	(一一二)	紫姑.....	(一二九)
涑水紀聞(司馬光).....	(一二四)	清夜錄(沈括).....	(一三一)
錢若水.....	(一二四)	夢妻撫兒.....	(一三一)
向敏中.....	(一二五)	流紅記(張寶).....	(一三三)
溫公瑣語(司馬光).....	(一二七)	王幼玉記(柳師尹).....	(一三六)
章惇.....	(一二七)	譚意歌記(秦醇).....	(一四一)
湘山野錄(釋文瑩).....	(一二八)	青瑣高議(劉斧).....	(一四七)
鍾輻.....	(一二八)	書仙傳.....	(一四七)
劉參謀.....	(一二〇)	瓊奴記.....	(一四九)

范敏	(一五三)	翰府名談(劉斧)	(一九六)
朱蛇記	(一五六)	嵩山見李白	(一九六)
仁鹿記	(一五八)	明皇	(一九七)
西池春遊	(一六〇)	萊公蒔桃	(二〇〇)
張浩	(一六七)	侯復	(二〇一)
王樹	(一七〇)	怨婦詩	(二〇二)
從政延壽	(一七四)	王軒	(二〇三)
桃源三夫人	(一七七)	李珣	(二〇四)
摭遺(劉斧)	(一七九)	玄宗遺錄	(二〇六)
滕王閣記	(一七九)	文叔遇俠	(二〇八)
紅梅傳	(一八三)	後主古詩	(二〇八)
王魁傳	(一八四)	崔應奪祿	(二〇九)
玉溪夢	(一九二)	筆匯錄(王山)	(二一一)
獨眠孤館	(一九三)	盈盈傳	(二一一)
杜子美	(一九三)	金華神記(崔公度)	(二一八)
石曼卿蘇舜欽	(一九四)	記陳明遠再生事(崔公度)	(二二〇)

芙蓉城傳(胡微之).....	(二四四)	王仁裕.....	(二四三)
東坡志林(蘇軾).....	(二四〇)	劉知遠.....	(二四三)
冢中棄兒吸蟾氣.....	(二四〇)	李景遂.....	(二四三)
陳昱被冥吏誤追.....	(二三一)	馮道.....	(二四三)
文子(蘇軾).....	(二三二)	馬郁.....	(二四四)
唐三藏猶可活.....	(二三二)	鄭珏.....	(二四四)
營丘士好折難.....	(二三二)	崔棣.....	(二四五)
改觀音呪.....	(二三三)	王章.....	(二四五)
富人子.....	(二三三)	關氏.....	(二四五)
鬼怕惡人.....	(二三四)	史弘肇.....	(二四六)
口是禍之門.....	(二三四)	慕容彥超.....	(二四六)
龍川別志(蘇轍).....	(二三六)	幕府燕閒錄(畢仲詢).....	(二四七)
郭雀兒作天子.....	(二三六)	孫供奉.....	(二四七)
魏大諫見異錄(佚名).....	(二三八)	鄒閏.....	(二四七)
續世說(孔平仲).....	(二四二)	東坡大吳.....	(二四八)
劉知遠.....	(二四二)	雋宗遠神告.....	(二四九)